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 第二十七回 攬歡場醉漢吐空喉 證孽冤淫娼燒炙手

按：長福、匡二同行至四馬路尚仁里口，長福自回樣發呂宋票店復命。匡二進弄至楊媛媛家，探聽主人李鶴汀雖已起身，尚未洗漱，不敢驚動。外場邀匡二到後面廚房間壁帳房內便飯，特地墩起一壺紹興酒，大魚大肉，喫了一飽。見盛姐端一盤盛撰，向楊媛媛房裏去，連忙趨前，諄囑代稟。少時，傳喚進見，李鶴汀正和楊媛媛對坐小酌。匡二呈上陳小雲書信。鶴汀閱畢撩下。匡二仍即退出。飯後，轎班也來伺候。匡二私問盛姐，有甚事否。盛姐道：「聽說要去做馬車。」

匡二祇得兀坐以待，不料待至三點多鐘，尚未去喊馬車。忽見姚季蓴坐轎而來，特地要訪李鶴汀。鶴汀便知必有事故，請姚季蓴到楊媛媛房裏，對坐閑談。季蓴說來說去，並未說起甚事，鶴汀忍不住，問他有甚事否。季蓴推說沒事，卻轉問鶴汀：「阿有啥事體？」鶴汀也說沒事。季蓴道：「價末倪一淘到衛霞仙搭去打個茶會，阿好？」鶴汀不解其意，隨口應諾。惟楊媛媛在傍乖覺，格聲一笑。季蓴不去根問，祇催鶴汀穿起馬褂。因相去甚近，兩人都不坐轎，肩隨步行，同至衛霞仙家。一進門口，即有一個大姐迎著笑道：「二少爺，為啥幾日天勿來？」季蓴笑而不答，同鶴汀一直上樓。衛霞仙也含笑相迎，道：「阿唷！二少爺晚，耐幾日天關來啲巡捕房裏，今朝倒放耐出來哉。」季蓴祇是訕笑。鶴汀詫異問故。霞仙笑指季蓴道：「耐問俚呀，阿是撥巡捕拉得去關仔幾日天？」鶴汀早聞姚奶奶之事，方知為此而發，因就一笑丟開。

大家坐定。霞仙緊靠季蓴身傍，悄悄問道：「耐家主婆來浪罵我呀，阿對？」季蓴道：「啥人說俚罵耐？」霞仙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耐勸搭我瞎說，耐家主婆罵兩聲，倒也勸去說俚，耐末再要幫仔耐家主婆說倪個邱話，倪纔曉得個哉！」季蓴道：「耐來裏瞎說哉哩，耐曉得俚罵耐啥嘅？」霞仙道：「俚來裏該搭就一徑罵得去，到仔屋裏，阿有啥勿罵個？」季蓴道：「俚到該搭來，倒勿是要來相罵；為仔我有点要緊事體，到吳淞去仔三日天，屋裏勿曾曉得，道仔我來裏該搭，來問一聲。等我轉來仔，曉得來裏吳淞，勿關耐事，俚也就勿曾說啥。」霞仙道：「耐說勿是來相罵。俚一進來就豎起仔個面孔，咕哩咕哩，下頭噪到樓浪，勿是相罵是啥嘅？」季蓴道：「難勸說哉。俚喫仔耐幾花閑話，一聲也響勿出，耐也氣得過個哉。」霞仙道：「正經說，俚是個奶奶，倪阿好去得罪俚？俚自家到該搭來，要扳倪個差頭，倪也祇好說俚兩聲。阿是倪說差哉嘅？」季蓴道：「耐說俚兩聲說得蠻好，我倒要謝謝耐。勿然，俚祇道無啥人得罪俚，下轉打聽我來裏啥場花喫酒，俚也實概奔得來哉，阿要難為情？」霞仙本要盡情痛詆，今見如此說，又礙著李鶴汀在傍，祇得留些體面，不復多言。停了半晌，叫聲「二少爺」，冷笑道：「我說耐也忒費心哉，耐來裏屋裏末，要奶奶快活，說倪個邱話；到仔該搭來，例說是奶奶勿好，該應撥倪說兩聲。像耐實概費心末，阿覺著苦惱嘅？」這幾句正打在季蓴心坎上，無可回答，嘿然而罷。

李鶴汀見機，也要想些閑話，搭訕開去，因問姚季蓴道：「齊韻叟耐阿認得？」季蓴道：「同過幾轉臺面，稍微認得點。勿曉得故歇阿來裏上海？」鶴汀道：「說末說來裏，我是勿曾碰著。」

當下衛霞仙問及點心。姚季蓴隨意說了兩色，陪著李鶴汀用過。霞仙復請鶴汀吸鴉片煙。不覺天色將晚，匡二帶領轎子來接，呈上一張請客票頭。鶴汀見係系周少和請至公陽里尤如意家的，知是賭局，隨問季蓴：「阿高興去白相歇？」季蓴推說不會。鶴汀吩咐匡二回棧看守，不必跟隨：「四老爺若問我，祇說在楊媛媛家。」匡二應諾。於是，李鶴汀辭別姚季蓴，離了衛霞仙家。

匡二從至門前，看著上轎，直等轎已去遠，方自折回石路長安棧中。喫過晚飯，趁四老爺尚未回來，鎖上房門，獨自一個，溜至四馬路居安里潘三家門首，將門上獸環，輕輕擊了三下。娘姨答應開門。詢知潘三在家沒客，匡二不勝之喜，低下頭鑽進房間。

那潘三正躺在榻上吸鴉片煙，知道來的乃是匡二故意閉目，裝做熟睡樣子。匡二悄悄上前，也橫下身去伏在潘三身上，先親了個嘴。潘三仍置不睬。匡二乃伸手去摸，四肢百體，一一摸到。摸得潘三不耐煩起來，睜開眼笑道：「耐個人啥實概嘅？」匡二喜而不辨，推開煙盤，臉俛著臉，問道：「徐茂榮真個阿來？」潘三道：「來勿來，勿關耐事晚，耐問俚做啥？」匡二道：「勿局個。」潘三道：「我搭耐說仔罷，倪老底子客人是姓夏個，夏個末同徐個一淘來，徐個同耐一淘來。大家差勿多，啥勿局嘅？」

正是引手搓挪，整備入港的時候，猛可裏「彭」的一聲，敲門聲響。娘姨在內高聲問：「啥人？」外邊應說：「是我。」竟像是徐茂榮聲音。匡二驚惶失措，起身要躲。潘三一把拉住，道：「耐個人啥實概嘅？」匡二搖搖手，連說：「勿局個，勿局個。」竟掙脫身子，躡足登樓。樓上黑魃魃地，暗中摸著高椅坐下，側耳靜聽。聽得娘姨開出門去，祇有徐茂榮一人，已喫得爛醉，即於門前傾盆大吐，隨後踉蹌進房。

潘三作怒聲道：「陸裏去尋開心？喫仔酒到該搭來撒酒風！」徐茂榮不敢言語。娘姨做好歹，給他呷杯熱茶。茂榮要吸鴉片煙，潘三道：「倪鴉片煙也有來浪，耐喫末哉晚。」茂榮道：「耐搭我裝一筒哩。」潘三道：「耐酒末別場花會喫個，鴉片煙倒勿會裝哉。」茂榮跳起來大聲道：「阿是耐姘仔戲子哉，來裏討厭我？」潘三亦大聲道：「啥人討厭耐嘅？我就姘仔戲子末，阿挨得著耐來管我？」茂榮倒不禁笑了。

匡二在樓上，揣度徐茂榮光景不肯就去，不如回避，因而跼手跼腳，蹓下樓梯。卻又轉至後面廚房內，悄悄向娘姨說：「我去哉。」娘姨喫一大驚，反手抓了匡二衣襟，說道：「勸去哩。」匡二急道：「我明朝來。」娘姨不放，道：「勸。耐去仔，晚歇小姐要說倪個晚。」匡二道：「價末耐去喊小姐來，我搭俚說句閑話。」

娘姨不知就裏，真的去喊潘三。匡二早一溜煙溜至天井，拔去門門，一跳而出。不意踏著徐茂榮所吐酒菜，站不住，滑沒一交。連忙爬起，更不回頭，一直四至長安客棧。棧使送上兩張京片。匡二看時，係陳小雲請兩位主人於明日至同安里金巧珍家喫酒的，尚不要緊，且自收藏起來。料道大老爺通齊大賭，四老爺燕爾新歡，都不回來的了，竟然關門安睡。心中卻想潘三好事將成，偏生遇這冤家冲散，害得我竟夕淒惶；又想到大老爺豁了許多洋錢在楊媛媛身上，反不若潘三的多情；再想到四老爺打著這野雞，倒搗了個便宜貨，此時不知如何得趣。顛來倒去，那裏還睡得著？由想生恨，由恨生妒：「四老爺背地做得好事，我偏要去戳破他，看他如何見我！」主意已定。

次日早晨，匡二起身，洗臉、打辮、喫點心。捱到九點鐘時候，帶了陳小雲請帖，徑往四馬路西首大興里，逕到轉彎處石庫門前，再相度一遍，方大著膽舉手敲門。開門出來，仍是昨日所見的那個老婆子，一見匡二，盛氣問道：「該搭來做啥？」匡二朗朗揚聲道：「四老爺阿來裏？大老爺教我來張俚。」那老婆子聽說「四老爺」，怔了一怔，不敢怠慢，令匡二等候，忙去樓上低聲告訴李實夫。

實夫正吸著鴉片煙，還沒有過早癮，見諸三姐報說，十分詫異，親自同諸三姐下樓來看。匡二上前叫聲「四老爺」，呈上陳小雲請帖。實夫滿面慚愧，且不去看請帖，笑問匡二道：「耐陸裏曉得我來裏該搭？」匡二尚未回言，諸三姐在傍拍手笑道：「俚是昨日跟四老爺一淘來個呀，阿是四老爺勿曉得？」說著，又指定匡二呵呵笑道：「幸虧我昨日勿曾罵耐。為仔耐閑話稀奇，我想總是認得點倪個人，勿然，再要撥兩記耳光耐喫哉。」李實夫也自訕笑，手持請帖，仍上樓去。

匡二待要退出，諸三姐慌道：「來仔末，啥就去嘅？請坐歇哩。」一手挽了匡二臂膊，挽進客堂，捺向高椅坐下，隨取一支水煙筒奉敬，並篩一杯便茶，和匡二問長問短，親熱異常。匡二也問問生意情形。諸三姐遂湊近匡二身邊，悄地長談道：「倪先起頭勿是做生意個呀，為仔今年一樁事體勿過去，難末做起個生意。剛剛做生意，第一戶客人就碰著四老爺，也總算是倪運氣。四老爺是規矩人，勿歡喜多花空場面。像倪該搭老老實實，清清爽爽，四老爺倒蠻對。不過倪做仔四老爺，外頭人纔說是做著仔好生意，搭倪喫醋，說倪多花邱話，說撥四老爺聽。倪搭算得老實個哉，俚啲說愧是假個，倪搭算得清爽個哉，俚啲倒說倪勿乾淨。聽仔該號閑話，真真討氣！故歇四老爺也勿去聽俚啲，倪終有點勿放心。倘忙四老爺聽仔俚啲，倪搭勿來仔，倪是無撥第二戶客人晚，娘

因件阿是要餓煞？我為此要拜託耐匡大爺，勸勸四老爺，勸去聽別人個閑話。匡大爺說，比仔倪自家說個靈。」

匡二不知就裏，一味應承，談夠多時，匡二始起身告別。諸三姐送至門首，說道：「無啥公事末，該搭來坐歇末哉。」匡二唯唯而去。

諸三姐關門回來，照常請李實夫點菜便飯。諸十全雖與實夫同喫，卻因忌口，不喫館菜，另用素撰相陪。

飯後，李實夫照常往花兩樓去開燈。堂倌早為留出一榻，並裝好一口煙在檯上。實夫吸了一會，陸續上市，須臾撐堂，來者選絡繹不絕。忽見那個郭孝婆偏又擠緊眼睛摸索而來，緣見過實夫一面，早被他打聽明白，摸至榻前，即眉花眼笑的叫聲「四老爺」，問：「十全搭阿去？」實夫祇點點頭。

堂倌見郭孝婆搭腔，便搶過來坐在煙榻下手，看定郭孝婆，目不轉睛。郭孝婆冷笑一聲，低頭走開。堂倌乃躺下給實夫燒煙，問實夫：「耐陸裏去認得個郭孝婆？」實夫道：「就來裏諸三姐搭看見俚。」堂倌道：「諸三姐末也勿好，該號殺胚，再去認得俚做啥？耐看俚末實概年紀，眼睛纔瞎個哉，俚本事大得野噪，真真勿是個好東西！」實夫笑問為何。堂倌道：「就前年寧波人家一個千金小姐，俚會得去騙出來，來浪夷場浪做生意。撥縣裏捉得去，辦俚拐逃，揪二百藤條，收仔長監；勿曉得啥人去說仔個情，故歇倒放俚出來哉。」實夫初不料其如此稔惡，倒不禁慨嘆一番。

堂倌燒成煙泡，授與實夫，另去應酬別榻。迨至實夫匣中煙盡，見喫客漸稀，也就逐隊而散。既不去金巧珍家赴席，又不回長安客棧，竟一直往諸十全家來。

自李實夫做諸十全之後，五日再宿，秘而不宣。今既為匡二所見，遂不復隱瞞，索性留連旬日不返，惟匡二逐日探望一次。有時遇見諸十全臉暈鮮紅，眼圈烏黑，匡二十分疑惑，因暗暗告訴主人李鶴汀。鶴汀兀自不信。

這日四月初間，天氣驟熱，李實夫適從花兩樓而回，尚未坐定，復聞推門響聲，卻是匡二，報說：「大少爺來哉。」諸三姐一聽著了慌，正要請實夫意旨，李鶴汀已款步進門。諸三姐祇得含笑前迎，說：「四老爺來裏樓浪。」鶴汀乃令匡二在客堂伺候，自己徑上樓來，與實夫叔侄相見。諸十全也起身叫聲「大少爺」，掩在一傍局促不安。實夫問鶴汀何處來。鶴汀說：「來浪坐馬車。」實夫道：「價末楊媛媛哩？」鶴汀道：「俚哋先轉去哉。」

說時，諸三姐送上一盞碗茶，又取一祇玻璃高腳盆子，揩抹乾淨，向床下瓦罈內撈了一把西瓜子，授與諸十全。諸十全沒法，腼腼腆腆敬與鶴汀。鶴汀正要看諸十全如何，看得諸十全羞縮無地，越發連脖項漲得通紅。實夫覺著，想些閑話來搭訕，即問鶴汀道：「該兩日應酬阿忙？」鶴汀道：「該兩日還算好，難下去歸帳路頭，家家有點臺面哉。」

諸十全趁此空隙，竟躲出外間。諸三姐偏死命的拖進來，要他陪伴，卻自往床背後提出一串銅錢，在手輪數。實夫看見，問他：「做啥？」諸三姐又說不出。實夫道：「耐阿是去買點心？」鶴汀忙道：「點心勸去買，我剛剛喫過。」諸三姐笑說：「總要個。」轉身便走。實夫復叫住道：「點心末真個勸去買，耐去買兩匣紙煙罷。」諸三姐纔答應下樓。鶴汀道：「紙煙也有來沒咧。」實夫道：「我曉得耐有來浪，讓俚再買點末哉。一點點勿買啥，俚心裏終究勿舒齊個。」說得諸十全愈加慚愧。

比及諸三姐買紙煙歸來，早到上燈時候。鶴汀沒甚言語，告辭要行。實夫問：「陸裏去？」鶴汀說是「東合興里去喫酒，王蓮生請個。」諸十全聽說，忙上前幫著挽留。鶴汀趁勢去拉諸十全的手，果然覺得手心滾熱。諸十全同實夫並送至樓梯邊。

鶴汀到了樓下，諸三姐從廚房內跑出來，嘴裏急說：「大少爺勸去哩，該搭便夜飯哉呀。」鶴汀道：「謝謝哉，我要喫酒去。」諸三姐沒法，祇得送出，匡二也跟在後面。同至門首，諸三姐還說：「大少爺到該搭來是真真怠慢個哩。」鶴汀笑說：「勸客氣。」帶著匡二，趲出大興里，往東至石路口。鶴汀令匡二去喊轎班打轎子來，匡二應命自去。鶴汀獨行，到了東合興里張蕙貞家，客已齊集。王蓮生使命起手巾。

第二十七回終。